

人物传记

《芬妮·克罗斯比小传》

第二章、一个盲眼的女孩子

一八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，芬妮·克罗斯比生于纽约州（New York）普特南部（Putnam）的东南（Southeast）。与其说东南是一个市镇，不如说是个地理区域。东南区域是由农田和森林组成，散布着几个小村落，有一座长老会的教堂。

芬妮·克罗斯比住的是一栋平房。她的母亲默丝·克罗斯比（Mercy Crosby）是个勇敢勤劳的妇人，具有美国初期拓荒者——典型的新英格兰（New England）——的民风。芬妮的父亲约翰·克罗斯比（John Crosby），在她未满一岁已逝世，所以她对父亲一无所知。人们常告诉芬妮·克罗斯比，说她父亲是一个很有抱负的、努力工作的人，他显然是一个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老兵。

芬妮·克罗斯比出生后的六星期，克罗斯比一家人发现她这婴孩，眼睛有点不对劲，更令人束手无策的是，这家人一时无法得到有效的医药援助，找不到社区医生。在他们一家人发愁的时候，来了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，这位庸医把热药膏撒在婴孩芬妮·克罗斯比红肿发炎的眼皮上。那位所谓的医生坚持说，那非常热的药膏不会伤害婴孩的眼睛，只是清除眼睛的感染。敷了药膏后，芬妮·克罗斯比的眼睛不再红肿发炎了，但是两个眼睛上留下了可怕的白斑。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，芬妮·克罗斯比对眼前的景物毫无反应，失去了视觉。

那个庸医在东南区域呆不久，克罗斯比一家人愤慨地要控告他把婴孩弄成瞎眼。这件事引起了该区的盖伊村（Gayville）、杜厄斯堡村（Doanesburgg），和邻近其它小村庄居民的愤怒，使得那庸医唯恐受到当地人的私刑，远遁他方，再无他的消息。

在这不幸事故之后，又一个灾难临到克罗斯比一家。一八二〇年十一月，一个寒冷而又风吹雨打的日子，约翰·克罗斯比冒着倾盆大雨，仍在田间辛勤耕作。那天晚上，他一回家就一直发冷打寒战，第二天他病得很重，没有几天，他就离开人世，芬妮·克罗斯比从此成为孤儿。

克罗斯比家族一直以敬虔的清教徒自居，身为寡妇的默丝才二十一岁，唯有以来日可以在天堂和丈夫约翰重逢来安慰自己。然而在人世间，在实际的生活里，默丝知道一个弱女子除非出来工作，无法维持一家的生计。于是她到附近的一户有钱人家去当女佣人，而将芬妮·克罗斯比交给默丝的母亲尤妮斯·帕德克（Eunice Paddock）来悉心照料。这样，芬妮·克罗斯比就住在外祖母尤妮斯·帕德克的抚养下，度过了童年。

芬妮·克罗斯比这样忆述她的外婆：“我外婆对我的重要性超出我的言语与笔墨所能形容，当外婆晓得她的小外孙女终身失明后，她来到我家，为的是补偿我的不幸。她把我抱在怀里摇幌，告诉我日出和日落时太阳的美丽，她也没有略过不题午间太阳的壮丽。至于她所描述的发光的月亮，更使我无法忘怀。她叙述到金光闪闪的星星，引致我至今仍对天文学有一份特殊的喜爱。她又把云彩的形状和颜色形容得如此逼真。一天下午，在雷电和暴风雨之后，她带我到一座小山的坡顶，向我描述那跨越克罗顿河（Croton River）上空的彩虹。我记得她说，哦，芬妮，这是多么美丽的彩虹，虹有七种颜色，我真希望你能看得见，这是神向世人所立的怜悯之约的记号。她用如此生动的语言，描绘彩虹的颜色，我听起来是这么逼真。”

要知道尤妮斯·帕德克能给瞎了眼的外孙女芬妮·克罗斯比描述颜色不是太不可思议的事，因为芬妮·克罗斯比能感受到很强的光，而且有时能辨别各种的色彩。

芬妮克罗斯比的外婆，尤妮斯·帕德克实在不平凡，她只不过是纽约州边远蛮荒地区的农妇，在教导盲童方面正像那些有多项学位的专业人士一样高明和成功。她又教导外孙女芬妮·克罗斯比关于植物的知识。芬妮·克罗斯比到了三、四岁时就宠爱紫罗兰，并且终生不渝。在秋天，尤妮斯·帕德克带着外孙女芬妮·克罗斯比爬山越岭，她告诉外孙女有关种种树木及其叶子的知识。芬妮·克罗斯比像她认识花卉那样认识树木。她曾透过触摸和嗅觉，认识花卉，如今她透过触摸和记忆认识树木。她外婆领会到，芬妮·克罗斯比的记忆力，将在她的一生中发挥重大的作用，于是在芬妮·克罗斯比孩童时，她外婆就着手训练她的记忆力。她外婆在秋天时收集了一堆堆的落叶，让芬妮·克罗斯比把玩落叶。她外婆会问芬妮·克罗斯比说这一片是什么树的树叶呢？她外婆早期的训练使芬妮·克罗斯比掌握了详细描述事物的本领，正是这种训练，使芬妮·克罗斯比具有非凡的记忆力。

尤妮斯·帕德克对她外孙女芬妮·克罗斯比的宗教信仰的形成也有重大的影响。自从芬妮·克罗斯比能懂事时间始，尤妮斯·帕德克就集合她的孩子们，读圣经给孩子们听。芬妮·克罗斯比作见证说：

“是外婆把圣经介绍给我，也领我进入圣经的真理，圣经中许多的故事，从外婆的双唇发出，进入我的心田，并在那里深深生根。当黄昏的阴影笼罩着大地时，外婆拥抱我坐在那张老椅子上，她告诉我慈爱的天父，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，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和朋友。接着她教我跪下来祷告，我往往闭上失明的双眼，把疲倦的头伏在外婆的膝盖上，进入了沉沉的梦乡。”

她外婆确是把整个大自然，视为神抒写的书本，她并且把一切自然现象视为神权能的显示。她正如她的同辈及她的先辈一样，把自然界的景观看成灵性生活的镜子。对芬妮·克罗斯比来说，每当她跟外婆爬山越岭或穿过田野在散步时，芬妮·克罗斯比是在追寻神的踪迹，因为她外婆向她指出，每棵树木，每株花朵，每只小鸟，都是神安置在那里，并且是为着神的计划和旨意的。

她外婆告诉她，每一只麻雀跌到地上，都是神所知道的，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，也是他所数过的。她外婆向她注入一个信念，即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，神是我们在患难中，随时的帮助。

芬妮·克罗斯比的外婆也是她母亲默丝的精神支柱。寡居的默丝常常被碰到的种种困难弄得心烦意乱。她必须为养育孩子们而整天工作，只有晚上才能看到孩子们。况且她还要为失明的女儿芬妮·克罗斯比发愁，不知道这个看来如此无望的。终身残疾的小女孩会有什么结果。当默丝瘫倒在她那粗陋的小床上哭泣时，她的老母亲会走进去，把老人家粗糙的、有茧子的手掌放在默丝瘦弱的肩膀上，要吗背诵一首心爱的圣诗的句子，要吗引述清教徒领袖科顿·马瑟（Cotton Mather）的格言：“不能医治的，往往是可以忍受的。”当芬妮·克罗斯比到达九十高龄时，她还不时引用当年外婆的这句老话，来抚慰那些求她帮助的无法解除苦难的人。

芬妮·克罗斯比的外婆不仅是一个勤读圣经的爱主姊妹，同时也是一位恳切祈祷的信徒。祈祷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灵性生活是极其重要的，这不仅是灵修的方式，而是直接地和神有接触，和亲爱的主直接说话。芬妮·克罗斯比的外婆又教导她，当她每次有所需要时，都应该来到神面前，仰望神的施恩和供给，并要为每件临到的恩典和福分，感谢赞美神。她外婆教导她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没有什么事是神所做不到的。不管信徒的需要是什么，只要是合乎神心意的，神都能供给。如果我们因着妄求，神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我们也不该灰心沮丧，因为在神那里，存着比我们轻率的妄求更美好的事物。因之信徒们应该充满着喜乐。对于一个基督徒，人生的苦难与挫折可以忍耐地、喜乐地去对待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

更美好的指望。